

大眾文藝叢書之一

農村詩歌

高懷等作

長沙人民出版社編
蘇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大眾文藝叢書之一

農 村 詩 歌

高 懷 等 作



蘇南人民出版社編

蘇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目 錄

- 長工訴苦 伍 農 (1)
- 金生訴苦 王 秀 (4)
- 說理鬥爭 高 懷 (5)
- 『龍腰』變為生產地 高寒冰 (6)
- 和尚廟變成農民夜校 高 懷 (8)
- 再翻一個身 談勝初 (9)
- 鳳姐兒剪髮 萱 如 (11)
- 我要找個好對象 左 平 (12)
- 模範幹部王正銀 吉而文 (13)
- 李大嫂送年糕 高寒冰 (17)
- 土地回家那亭辦 高寒冰 (17)
- 送棉衣 明 泉 (18)
- 上冬學 明 泉 (19)
- 小倆口挑戰 益 堅 (20)
- 姑嫂倆 馬 襄 (23)
- 王老太動員做軍鞋 胡 欖 (24)
- 老倆口捉匪 明 泉 (26)
- 生產防荒謠 野 夫 (31)
- 養蠶歌 章鈞鏗 (34)
- 軋稻山歌 赤 白 (34)

懶漢怕起床·····	高興·····	(35)
抗旱·····	高興·····	(36)
換工互助辦法好·····	攸三·····	(37)
拖拉機·····	林先·····	(38)

長工訴苦

伍 裏

正月裏，在家中，
無柴無米腹內空，
掉下妻女挑野菜，
我本人地主家裏做長工。

二月裏，做長工，
鋤草蓋麥在田中，
鋤田三隴才吃飯，
不敢抬頭望烟囱。

三月裏，做長工，
立夏前三天把花種，
種得棉花軋棉絮，
爲啥手摸棉襖薄又空？

四月裏，做長工，
麥熟收割無閑空，
腳板踏在麥根上，
血汗落在田當中。

五月裏，做長工，
車水插秧鬧烘烘，
高田裏水漏到底田裏去，
老闆罵我不中用！

六月裏，做長工，
火曝曬的太陽掛天空，
踏水車上汗連水，
晒得臉皮黑又紅。
七月裏，做長工，
身患瘡疾毛病重，
發寒發熱沒人理，
毛病在身也得做工。
八月裏，做長工，
黃豆登場忙得兇，
黃豆黑豆榨油餅，
長工家中油罐空。
九月裏，做長工，
肩挑稻穀到場中，
薄湯薄粥灌不飽，
還悻長工飯量兇。
十月裏，做長工，
揚過稻子再把麥種，
老闆家裏倉倉滿，
我長工腰酸腿麻手臂痛。
十一月裏做長工，
冰天雪地水結凍，
手冷不敢攏袖管，

脚冷不敢用火烘。
十二月裏做長工，
算前算後大落空，
工錢不夠算利息，
明年還要做長工。
年年苦。年年窮，
千斤大石壓得重，
自從來了解放軍，
日月天地大不同。
今年土地回老家，
明春不做長工自做工，
鋤頭翻我自己的地，
長工面上有光榮。
有光榮，樂融融，
啥人的恩情啥人的功？
恩情記牢共產黨，
永遠跟着毛澤東！

金生訴苦

王 秀

浦聯鄉農民大會場，
苦兒金生把苦處講：
民國六年鬧災荒，
家裏鍋底朝了上，
許廷侯狗肺狼心腸，
逼繳租子不肯讓。
我爹娘逼得沒法想，
把弟弟賣與人家養，
賣身錢來繳地主糧，
合家大小哭斷腸。
傷心熬過一年整，
明年地主又逼糧，
我爹說理他把勢仗，
狗腿子棒下爹命喪，
尸首被拋下黃浦江，
冤沉江底水茫茫。
我娘一嚇也得病亡，
兩條命全送他手上，
我今當衆吐苦水，
要和魔王算血賬！

說理鬥爭

高 傳

朱孔氏呀老狐狸！
你良心黑到搭搭底，
我四畝頂板付不起，
你馬上把田摘回去，
我東借西湊七石米，
妳罵我窮鬼死調皮，
四畝田總算頂到手，
妳還多收我半畝租穀米。
民國廿年大水災，
田裏荒到仔邪邪氣，
妳陳租新租逼得凶，
我說租米還不起，
妳把我抓到蓬園去，
關在牢監裏，
我坐仔五十三天牢，
洋細花脫一百幾。
老狐狸呀你搭我跪下來！
阿有一句冤枉妳？

「龍腰」變爲生產地 高寒冰

上莊村外山麓旁，
有塊卅餘畝大草場，
從前每隔十年要「安土」，
請菩薩，看陰陽，
錫箔蠟燭燒上三天香。

說啥格：

「啥人動了龍腰地，
發天火，燒村莊，
年青男女要遭殃」；

說啥格：

「啥人敬神燒了香，
風調雨順人安康」。

這全是。

「富貴人家」玩的鬼花樣，
霸地稱它爲「龍腰」，
無地少地的窮苦人，
瞪它兩眼不敢碰一碰。
自從解放大軍過了江，
翻身道理到處講，
窮人就窮在沒有土地上。

上莊農民一聽勁頭來，
先揀荒地來開荒，
想起「龍腰」好地方，
幾十個人齊動手，
「龍腰」開成一行行，
種上瓜豆和蔬菜，
三個月勿到青旺旺。
旁的開荒人勿說，
單說李其貴祇開二分荒，
南瓜祇種九十塘，
瓜籐粗，瓜籐長，
瓜兒隻隻生得胖，
數數瓜兒算一算，
一個月都吃勿光，
篤篤定定渡災荒，
多格南瓜把它賣，
十二斤瓜換四斤糧。
如今「龍腰」變成生產地，
「富貴人家」鬼話穿了幫，
白瞪兩眼嚙話講。

和尚廟變成農民夜校

高煉

南河浦村有座廟，
廟裏「老爺」面皮老，
泥胎出身自稱神，
土頭木腦真好笑，
戴的人冠着人袍，
滿身爛塌幾分高。
從前窮人沒文化，
吃它苦頭混淘淘：
香灰當仔「補藥」吃，
鬼話符咒當法寶；
香燭紙馬騙銅鈔，
病人性命不能保。
自從受了新教育，
種田人腦筋全換了：
泥菩薩再也無人敬，
木魚再也無人敲；
石灰水刷掉「佛光普照」。
五星紅旗挂得多高；
木座子改成講課台，
廟堂成了農民夜校。
從前廟門冷冰冰，
如今裏廂好熱鬧，
農民兄弟來上冬學，
都說文化翻身頂重要。

再翻一個身

談勝初

東村有個王梅英，
婦女會裏頂有名，
村上開辦冬學校，
她動員爹媽去報名。
姆媽倒是新腦筋，
連說讀書好事情；
就是阿爹想不開，
提到上學不起勁。
說什麼：
「我年紀已經五十零，
耳聾眼花不能行，
八十歲還學吹鼓手，
學到啥個牌兒名？」
梅英一旁忙開口，
叫聲阿爹你聽真：
「從前窮人沒書讀，
睜眼睛子過一生，
地主有鈿上學堂，
學了文化欺窮人。
阿記得：
你在地主江老虎家打短工，
短工打了三月整，

只拿稻子斗八升，
明明一天一個工，
三月應派三斗整，
只因窮人不識字，
地主筆下欺窮人。
你去跟他評評理，
他拿起賬簿對得真，
他說你已經拿過一斗二，
我賬上寫得分分明。
你白瞪兩眼沒話講，
只好忍氣自吞聲。

想想看：

假如你能識得字，
阿能讓他神氣活現欺窮人？
如今經濟上翻了身，
沒有文化也不成，
認字明理心底亮，
會說會寫不求人？
以後阿哥前方有信來，
你也能一字一句認得真。」
老漢一旁聽着梅英講，
起初是低頭抽烟不吭聲，
後來越聽越明瞭，
不學文化怎能做主人？
主意拿定了，
報名做學生。
梅英一聽忙笑問：

「爹爹這話可是真？」

老漢回答說：

「怎麼不是真？」

合家三口上冬學，
我們再翻一個身。」

鳳姐兒剪髮 登 如

年青姑娘何鳳姐，
牛屎樣的髮髻腦後藏，
既累壓，又骯髒，
到底能派啥用場？
有人說：

「世代相傳老模樣。」

何鳳姐，細思量：

「千年世道變了相，
爲啥還要這老模樣？」

主意拿定了，

手執小剪刀，

對着鏡子照一照，

烏黑的頭髮斬斷了腰。

媽媽一見光了火，

罵聲丫頭：「發瘋了，

蠻好的一把青絲髮，
爲啥要把它剪掉？」
何鳳姐，忙回口，
叫聲媽媽：「你莫發燥，
我把頭髮剪短了，
做起事來多輕巧，
不要桂花油，不要網髻套，
梳頭的工夫省多少？」

我要找個好對象 左 平

媒婆到我家，
開口問爹媽：
「你家姑娘已不小，
我來介紹一個好人家。
少爺人品好，
老子來頭大，
比起府上高一碼。」

× × ×

我一聽媒婆講，
怒氣填胸膛，
連忙站起身子來，
叫聲媒婆和爺娘：

「新時代婚姻自作主，
我心裏早已有主張。
終身大事不隨便，
我要找個好對象：
成份好，認識清，
進步快，幹活緊，
勞動技術要高明。
這樣的對象才相配，
這樣的丈夫才稱心。」

模範幹部王正銀 吉而文

模範幹部王正銀，
家住營江鄉的太平村，
放牛出身家貧苦，
沉默寡言心地誠，
有人說他太老實，
翻身工作難勝任。

空言空話不濟事，
松柏經霜才顯勁。
去年夏天刮大風，
滾滾的浪潮往岸沖，